

文白对照全译

資治通鑑

六

北京燕山出版社

3
编

X2043/0147

1342418

资治通鉴

——文白对照全译本

(第六册)

重庆师范大学
学前教育学院
图书馆

K204.3

0147

重庆师范大学图书馆

北



CS1518881

目 录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五

汉纪四十七 起阙逢执徐，尽柔兆敦牂，凡三年 …… (1433)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六

汉纪四十八 起强圉协洽，尽重光大渊献，凡五年 …… (1462)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七

汉纪四十九 起玄默困敦，尽上章涖滩，凡九年。 …… (1490)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八

汉纪五十 起重光作噩，尽强圉单阏，凡七年。 …… (1520)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起著雍执徐，尽上章敦 …… (1548)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

汉纪五十二 起重光协洽，尽昭阳作噩，凡三年。 …… (1577)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一

汉纪五十三 起阙逢阉茂，尽旃蒙大渊献，凡二年。 … (1607)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二

汉纪五十四 起柔兆困敦，尽著雍摄提格，凡三年。 … (1637)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起屠维单阏，尽上章执徐，凡二年。 …… (1669)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四

汉纪五十六 起重光大荒落，尽旃蒙作噩，凡五年。 … (1696)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五

汉纪五十七 起柔兆阉茂，尽著雍困敦，凡三年。 …… (1719)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五

汉纪四十七 起阏逢执徐，尽柔兆敦牂，凡三年

孝桓皇帝中

延熹七年 春，二月，丙戌，邠乡忠侯黄琼薨。将葬，四方远近名士会者六七千人。初，琼之教授于家，徐稚从之咨访大义，及琼贵，稚绝不复交。至是，稚往吊之，进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诸名士推问丧宰，宰曰：“先时有一书生来，衣粗薄而哭之哀，不记姓字。”众曰：“必徐孺子也。”于是选能言者陈留茅容轻骑追之，及于涂。容为沽酒市肉，稚为饮食。容问国家之事，稚不答。更问稼穡之事，稚乃答之。容还，以语诸人，或曰：“孔子云：‘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然则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为，人，清洁高廉，饥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为季

汉纪四十七 汉桓帝延熹七年 春季，二月丙戌，邠乡侯黄琼去世。在下葬时，四方远近知名人士前来吊丧的有六七千人。

最初，黄琼在家中教授经书时，徐稚曾经向他询问要旨，到黄琼的地位尊贵以后，徐稚就和黄琼断交，不再来往。黄琼去世，徐稚前去吊丧，用酒洒地表示祭奠，放声痛哭后离去，别人都不知道他是谁。吊丧的知名人士们询问主持丧事的人，他说：“早些时候的确有一位儒生来过这里，他衣着粗糙单薄，哭声悲哀，不记得他的姓名。”大家都说：“肯定是徐稚。”因此选派善于言辞的陈留人茅容，跨上快马急忙去追赶他，在半途追到。茅容为徐稚沽酒买肉，请他一起饮食。当茅容问及国家大事时，徐稚不作回答。茅容改变话题，谈论耕种和收获谷物的事，徐稚才回答他。茅容返回以后，把上述情况告诉大家。有人说：“孔子曾经说过：‘遇上可以交谈的人，却不跟他谈论，未免有失于人。’”如此说来，徐稚岂不是有失于人吗？”

伟饮酒食肉，此为已知季伟之贤故也！所以不答国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

泰博学，善谈论。初游雒阳，时人莫识，陈留符融一见嗟异，因以介于河南尹李膺。膺与相见，曰：“吾见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聪识通朗，高雅密博，今之华夏，鲜见其俦。”遂与为友，于是名震京师。后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膺唯与泰同舟而济，众宾望之，以为神仙焉。

泰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周游郡国。茅容，年四十馀，耕于野，与等辈避雨树下，众皆夷踞相对，容独危坐愈恭；泰见而异之，因请寓宿。旦日，容杀鸡为饌，泰谓为己设；容分半食母，馀半皮置，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泰曰：“卿贤哉远矣！郭林宗犹减三牲之具以供宾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对之揖，劝令从学，卒为盛德。巨鹿孟敏，客居太原，荷甑堕地，不顾而去。泰见而问其意，对曰：“甑已破矣，视之何益！”

太原人郭泰说：“并非如此。徐稚为人清高廉洁，他饥饿时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食物，寒冷时不会随便穿别人的衣服。但他答应茅容的邀请，一起饮酒食肉，这是由于已经知道茅容贤能的缘故。不回答国家大事的原因，是由于他的智慧我们可以赶得上，他的故作愚昧我们却赶不上。”

郭泰学问渊博，善于交谈议论。他才到京都洛阳留学时，当时的人不认识他。陈留人符融一见他就赞叹惊异，所以将他推荐给河南尹李膺。李膺跟他见面后说：“我所见过的读书人非常多，却从未遇到过像郭泰您这样的人。您聪慧通达，高雅慎密，在今天的中国，极少有人能与您相比。”就跟他结交为好友，于是郭泰的名声马上震动京城洛阳。后来，郭泰从洛阳启程返回家乡时，官员和士绅还有儒生把他送到黄河渡口，车子多达数千辆。仅有李膺和郭泰同船渡河，前来送行的各位宾客望着他俩，认为简直是神仙。

郭泰善于识别别人的贤愚善恶，喜欢奖励和教导读书人，足迹遍布四方。茅容年龄已经四十余岁，在田野中耕作时和一群同伴到树底下避雨，大家都随便地坐在地上，仅有茅容正襟危坐，非常恭敬。郭泰路过那里，见此情景，非常惊异，所以向茅容请求借宿。第二天，茅容杀鸡作为食品，郭泰认为是为自己准备的，然而茅容分了半只鸡侍奉母亲，把其余半只鸡收藏在阁橱里，自己用粗劣的蔬菜和客人一同吃饭。郭泰说：“你的贤良大大地超过了普通人。我自己尚且减少对父母亲的供养来款待客人，但你却是这样，真是我的好友。”因此，郭泰站起身来，向他作揖，劝他读书学习。茅容终究成为很有德行的人。巨鹿人孟敏，在太原郡客居，肩上扛

泰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因劝令游学，遂知名当世。陈留申屠蟠，家贫，佣为漆工；鄢陵庾乘，少给事县廷为门士；泰见而奇之，其后皆为名士。自余或出于屠沽、卒伍，因泰奖进成名者甚众。

陈国童子魏昭请于泰曰：“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愿在左右，供给洒扫。”泰许之，泰尝不佳，昭作粥，粥成，进泰，泰呵之曰：“为长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掷地。昭更为粥重进，泰复呵之。如此者三，昭姿容无变。泰乃曰：“吾始见子之面，而今而后，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

陈留左原，为郡学生，犯法见斥，泰遇诸路，为设酒肴以慰之。谓曰：“昔颜涿聚，梁甫之巨盗，段干木，晋国之大耻，卒为齐之忠臣，魏之名贤；蘧瑗、颜回尚不能无过，况其余乎！慎勿恚恨，责躬而已！”原纳其言而去。或有讥泰不绝恶人者，泰曰：“人而

的瓦罐掉在地上，他不看一眼就离开了。郭泰见此情景，问他为何这样，孟敏回答说：“瓦罐已经破碎了，看它有何益处？”郭泰认为他有分辨和决断能力，因此跟他交谈，了解他的天赋和秉性，所以劝他外出求学。结果孟敏成为闻名当世的人。陈留人申屠蟠家境贫困，受雇于人做漆工，鄢陵人庾乘年少时在县府担任门卒，郭泰见到他们，对他们另眼相待，后来他们都成为知名的人士。其他人，有的是屠户出身，有的是卖酒出身，有的是士卒出身，由于受到郭泰的奖励和引进而成名的很多。

陈国少年魏昭向郭泰请求说：“教授经书的老师容易遇到，然而传授做人道理的老师却难遇到。我希望跟随在您的身边，给您洒扫房屋和庭院。”郭泰答应下来。后来，郭泰曾因身体不适，让魏昭给他煮稀饭。稀饭煮好以后，魏昭端给郭泰，郭泰大声喝斥魏昭说：“你给长辈煮稀饭，不存敬意，让我不能进食。”把杯子扔到地上。魏昭又再次煮好稀饭，重新端给郭泰，郭泰又喝斥他。这样往复三次，魏昭的态度和脸色始终没有改变。于是郭泰说：“我开始只看到你的表面，从今以后，我知道你的内心了！”就把魏昭当做好友，善意对待。

陈留人左原是郡学的学生，由于违反法令，被郡学斥退。郭泰在路上遇见他，特意摆设酒和菜肴，对他进行安慰，说：“以前，颜涿聚原是梁甫地区的大盗，段干木本是晋国的大市侩，然而，前一位终于成了齐国的忠臣，后一位终于成了魏国的著名贤人。蘧瑗、颜回都不能没有过错，况且其他的人？你千万别心怀怨恨，只是反躬责问自己罢了。”左原虚心听取郭泰的劝导后离去。有人

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原后忽更怀忿结客，欲报诸生，其日，泰在学，原愧负前言，因遂罢去。后事露，众人咸谢服焉。

或问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

泰尝举有道，不就，同郡宋冲素服其德，以为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尝劝之仕。泰曰：“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吾将优游卒岁而已。”然犹周旋京师，诲诱不息。徐稚以书戒之曰：“夫大木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泰感寤曰：“谨拜斯言，以为师表。”

济阴黄允，以俊才知名，泰见而谓曰：“卿高才绝人，足成伟器，年过四十，声名著矣。然至于此际，当深自匡持，不然，将失之矣！”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婚，见允，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妻请大会宗族为别，因于众中攘袂数允隐愿十五事而去，允以此废于时。

讥讽郭泰无法和恶人断绝关系，郭泰说：“对于不合于仁的人，假如厌恶他太甚，就会让他为乱。”左原后来忽然重新心怀忿怒，结集宾客，想要报复郡学的学生。然而，这一天，郭泰正在郡学，左原惭愧自己辜负了郭泰以前的劝导，因此终于离去。后来这件事传开，大家全都佩服郭泰。

有人询问范滂说：“郭泰是个什么样的人？”范滂回答说：“隐居却不离开双亲，坚贞却不隔绝世俗，天子不能让他为臣下，诸侯不能让他为友，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

郭泰曾经被地方官府推荐为“有道”人才，郭泰不接受。同郡人宋冲向来佩服郭泰的品德和学问，认为自从汉朝建立以来，无人能超过他，曾经劝他出去作官。郭泰说：“我夜间观看天象，白天考察人事，上天要灭亡的，人力不能支持，我只是悠闲地过日子罢了。”不过他还是经常到京都洛阳，不停地教诲和劝诱人们读书求学。徐稚写信警告他说：“大树快要倒下，并非一根绳子所能拴住的，为何奔波忙碌，无法安定下来！”郭泰有所感而觉悟说：“恭敬地拜受你的话，当做老师的指教。”

济阴人黄允，因才智出众而知名。郭泰跟他见面时，对他说：“你才华很高，超过常人，必定会成为大器，年过四十岁以后，名声必定显著。但是，到了那时候，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匡正持重，否则，将丧失声名。”后来，司徒袁隗想为他的侄女选择丈夫，见到黄允，赞叹说：“能得到像黄允这样的女婿，就心满意足了。”黄允听说后，就把妻子休掉，让她回娘家。黄妻请求跟所有宗族和亲戚见面辞别，于是当着众人的面，揶揄

初，允与汉中晋文经并恃其才智，曜名远近，微辟不就。托言疗病京师，不通宾客，公卿大夫遣门生旦暮问疾，郎吏杂坐其门，犹不得见；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符融谓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宾客稍省，旬日之间，渐叹逃去，后并以罪废弃。

陈留仇香，至行纯嘿，乡党无知者。年四十，为蒲亭长。民有陈元，独与母居，母谓香告元不孝，香惊曰：“吾近日过元舍，庐落整顿，耕耘以时，此非恶人，当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养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弃历年之勤乎！且母养人遗孤，不能成济，若死者有知，百岁之后，当何以见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亲到元家，为陈人伦孝行，譬以祸福之言，元感悟，卒为孝子。考城令河内王奐署香主簿，谓之曰：“闻在

臂历数黄允的十五件隐私，随后登车而去。黄允为此名声败坏。

起初，黄允和汉中人晋文经，同时仗恃他们的才能智慧而远近闻名，官府征聘他们做官，都不肯接纳。他俩托辞到京都洛阳疗养疾病，拒绝任何来访的宾客。三公九卿和大夫等派遣他们的门生早晚前来探问病情，郎吏错杂挤坐门房，仍然不能见面。三公府征聘属吏，常常先去征求他俩的意见，依据他俩的品评和褒贬，然后决定任用或罢黜。符融对李膺说：“他俩的操作和事业都没有声名，但以豪杰自居，甚至三公九卿都派人前往探病，朝廷命臣都去坐在门房等候召见。我怕他们的小道术会破坏儒家大义，空具虚名而和事实不相符合，特别应该留意考察。”李膺赞同符融的意见。黄允和晋文经二人的名誉从此逐渐衰落，宾客和门徒稍微减少，不到十天的时间，他俩惭愧叹息而逃走。后来，他俩都因有罪而被人们抛弃。

陈留人仇香虽然德行高尚，却沉默寡言，乡里无人知道他。年龄四十岁时，担任蒲亭亭长。有个叫陈元的老百姓，一个人和母亲同住，他的母亲向仇香控告陈元忤逆不孝。仇香吃惊地说：“我最近经过陈元的房舍，院落整理得干干净净，耕作也非常及时，说明他不是一个恶人，只不过没有受到教化，不知道如何做而已。你年轻时守寡，抚养孤儿，劳苦一生，现在年纪已老，怎能为了了一时的恼怒，抛弃多年的勤劳和辛苦？况且，你抚养丈夫遗留的孤儿，有始无终，如果死者在地下有知，你百年之后，在地下怎么和亡夫相见？”陈元的母亲哭泣着起身告辞。于是仇香亲自来到了陈元家里，教导伦理孝道，讲解祸福的道理。陈元感动猛醒，终于成为孝子。

蒲亭，陈元不罚而化之，得无少鹰鹯不若鸾凤，故不为也。”奂曰：“枳棘之林非鸾凤所集，百里非大贤之路。”乃以一月奉资香，使入太学。郭泰、符融赍刺谒之，因留宿。明旦，泰起，下床拜之曰：“君，泰之师，非泰之友也。”香学毕归乡里，虽在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严君；妻子有过，免冠自责，妻子庭谢思过，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终不见其喜怒声色之异。不应徵辟，卒于家。

三月，癸亥，陨石于鄂。

夏，五月，己丑，京师雨雹。

荆州刺史度尚募诸蛮夷击艾县城，大破之，降者数万人。桂阳宿贼卜阳、潘鸿等逃入深山。尚穷追数百里，破其三屯，多获珍宝。阳、鸿党众犹盛，尚欲击之，而士卒骄富，莫有斗志。尚计缓之则不战，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阳、潘鸿作贼十年，习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进，当须诸郡所发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军中恣听射猎，兵

考城县令河内人王奂任命仇香为主簿，对他说：“听说你在蒲亭，对陈元未进行处罚，却是用教化来改变他，恐怕是缺少苍鹰搏击的勇气吧？”仇香回答说：“我认为苍鹰搏击不如鸾凤和鸣，因此不肯那样去做。”王奂又对他说：“荆棘的丛林，并非鸾凤栖身之所，百里之内的县府官职，不是大贤的道路。”因此用一个月的俸禄资助仇香，让他进入太学。郭泰、符融拿着名帖求见仇香，于是留宿。第二天早上，郭泰起来，在床前向仇香下拜说：“您是我的老师，不是我的朋友。”仇香在太学学成，回归乡里，就算是在闲暇无事的时候，也必然是衣服整齐。妻子和儿女侍奉他，如同对待严正的君王一样。妻子和儿女有了过错，仇香就摘下帽子，责罚自己，妻子和儿女在院子里道歉思过，仇香才戴上帽子，妻子和儿女才敢进入堂屋。平时，从来看不见仇香由于喜怒而改变声音脸色。他接受官府的征聘，后来在家里去世。

三月癸亥，鄂县坠落陨石。

夏季，五月己丑，京都洛阳降下冰雹。

荆州刺史度尚招募蛮人和夷人士卒，征讨艾县的盗贼，将他们大破，投降的有数万人之多。在桂阳郡作乱已久的贼帅卜阳、潘鸿等逃入深山，度尚率军穷追不舍，深入数百里，攻破三座屯堡，抢获了不少珍珠财宝。卜阳、潘鸿的党徒势力还很强大。度尚准备继续进击，然而，他的部队既骄傲而且富有，已无斗志。度尚深知，倘若缓兵不继续前进，就不能对盗贼发动攻击；假如强迫部队继续前进，必然会发生士卒逃亡。于是宣称：“卜阳、潘鸿，已经作了十年盗贼，不管是进攻或防守，都十分擅长。现在，我们的军队寡

士喜悦，大小皆出。尚乃密使所亲客潜焚其营，珍积皆尽，猎者来还，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劳，深自咎责，因曰：“卜阳等财宝足富数世，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众咸愤踊。尚敕令秣马蓐食，明旦，径赴贼屯，阳、鸿等自以深固，不复设备，吏士乘锐，遂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群寇悉定，封右乡侯。

冬，十月，壬寅，帝南巡；庚申，幸章陵；戊辰，幸云梦，临汉水，还，幸新野。时公卿，贵戚车骑万计，徵求费役，不可胜极。护驾从事桂阳胡腾上言：“天子无外，乘舆所幸，即为京师。臣请以荆州刺史比司隶校尉，臣自同都官从事。”帝从之。自是然，莫敢妄干扰郡县。帝在南阳，左右并通奸利，诏书多除人为郎，太尉杨秉上疏曰：“太微积星，名为郎位，入奉宿卫，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以断求欲之路。”于是诏除乃止。

不敌众，不可轻率前进，必须等到各郡征发的援军全部赶到，才可以合力进行攻讨。”并且发布命令，准许军中将士们自由打猎。士兵听到命令后，十分喜悦，上自将领，下到小兵，几乎全体都出营打猎取乐。因此度尚秘密派遣自己的心腹亲信，暗自纵火焚毁军营，抢获来的珍珠财宝也全部被烧尽。出营打猎的将士们回来，看到此情景，全都哭泣流泪。度尚一方面安慰他们，另一方面，又深深责备自己对火灾疏于防备，随后，激励大家说：“卜阳等积蓄的金银财宝，足够我们用几辈子，就怕你们不肯尽力。所焚烧的那点东西，何苦放在心上？”全体将士都发愤踊跃，要求出击。度尚下令喂饱战马，让将士们早晨未起在寝席上进食，在拂晓前直接攻打盗贼的屯堡。卜阳、潘鸿等自认为山寨坚固，没有戒备。军吏和士兵们乘着锐气，把卜阳、潘鸿等盗贼一举剿灭。度尚出兵三年，把盗贼尽数平定，被封为右乡侯。

冬季，十月壬寅，桓帝前去南方巡视。庚申，抵达章陵。戊辰，抵云梦，到达汉水水滨，返回，抵达新野。当时，随行的三公九卿和皇亲国戚的车辆、马匹以万计，沿路向地方官府征发各种费用和差役，不可胜数。护驾从事桂阳人胡腾上书说：“天子本来没有内外之分，只要是皇帝所到之处，就是京城。我请求将荆州刺史比照司隶校尉，把我视同都官从事。”桓帝批准。自此纪律肃然，没有谁敢妄自扰乱郡县官府。当桓帝在南阳时，左右宦官亲信都营私谋取奸利，桓帝接连下诏，任命了很多人为郎。太尉杨秉上书说：“太微宫五帝座后，积聚着二十五星，名叫郎位。人就在宫中值宿，担任警卫；出就在地方法官府任职，牧守百姓。陛下应当割舍不忍

拒绝的恩惠，断绝左右谋取奸利的道路。”桓帝这才再不颁布任命为郎的诏书。

护羌校尉段熲击当煎羌，破之。

护羌校尉段熲，率军进击当煎羌民，把他们打败。

十二月，辛丑，车驾还宫。

十二月辛丑，桓帝返回京都洛阳皇宫。

中常侍汝阳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中常侍汝阳侯唐衡、武原侯徐璜二人全部病故。

初，侍中寇荣，恂之曾孙也，性矜洁，少所与，以此为权宠所疾。荣从兄子尚帝妹益阳长公主，帝又纳其从孙女于后宫。左右益忌之，遂共陷以罪，与宗族免归故郡，吏承望风旨，持之浸急。荣恐不免，诣阙自讼。未至，刺史张敬追劾荣以擅去边，有诏捕之。荣逃窜数年，会赦，不得除，积穷困，乃自亡命中上书曰：“陛下统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齿以上，咸蒙德泽；而臣兄弟独以无辜，为专权之臣所见批抵，青蝇之人所共构会，令陛下忽慈母之仁，发投杼之怒。残谄之吏，张设机网，并驱争先，若赴仇敌，罚及死没，髡剔坟墓，欲使严朝必加滥罚；是以不敢触突天威而自窜山林，以俟陛下发神圣之听，启独睹之明，敕可济之人，援没溺之命。不意滞怒不为春夏息，淹恚不为岁时怠，遂驰使邮驿，布告远近，严文克剥，痛于霜雪，遂臣者穷人

起初，侍中寇荣，就是寇恂的曾孙，性格矜持清高，极少跟人交往，所以遭到权贵的憎恨。寇荣堂兄的儿子娶桓帝的妹妹益阳长公主为妻，桓帝又纳寇荣的孙女作妃子，因此桓帝左右的宦官亲信对寇荣愈发嫉妒，于是共同诬告寇荣有罪。寇荣被免官，和宗族一起回到本郡。地方官吏根据朝廷权贵们的意旨，对寇荣加紧迫害。寇荣害怕不能免罪，就前去京都洛阳，准备到宫门上书，替自己辩解。走到中途，幽州刺史张敬又以寇荣擅自离开边郡住所为理由，追加弹劾他的内容。桓帝下诏逮捕寇荣。寇荣逃亡流窜了好几年，遇到实行大赦，也不能免罪，备受贫穷困苦，因此在逃亡中向桓帝上书说：“陛下统治天下，治理万物，作人民的父母，自长出牙齿的年龄以上的人民，都可以得到陛下的恩德。但是，只有我们兄弟，本来无罪，却遭到朝廷专权大臣的百般排挤，被苍蝇一般的谗佞小人阴谋陷害，以致陛下忽略了慈母的仁爱，跟曾参的母亲一样，误信曾参杀人的传闻，发出投梭的愤怒。残暴谄媚的执法官吏，张开罗网，设立陷阱，并驾齐驱，争先恐后，好似追赶仇敌似的。刑罚还加到死人的尸体上，坟墓也被铲平。他们为了表示朝廷的严明，必须滥加惩罚。因此，我不敢冒犯天威，而私自逃亡流窜深山老林，以

途，追臣者极车轨，虽楚购伍员，汉求季布，无以过也。臣遇罚以来，三赦再赎，无验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则见扫灭，行则为亡虏，苟生则为穷人，极死则为冤鬼，天广而无以自覆，地厚而无以自载，蹈陆土而有沉沦之忧，远岩墙而有镇压之患。如臣犯元恶大慙，足以陈原野，备刀锯，陛下当班布臣之所坐，以解众论之疑。臣思入国门，坐于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阖闾九重，陷阱步设，举趾触罪罟，动行絺罗网，无缘至万乘之前，永无见信之期。悲夫，久生亦复何聊！盖忠臣杀身以解君怒，孝子殒命以宁亲怨，故大舜不避涂廛、浚井之难，申生不辞姬氏谗邪之谤；臣敢忘斯义，不自毙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责，愿陛下丐兄弟死命，使臣一门颇有遗类，以崇陛下宽饶之惠。先死陈情，临章泣血！”帝省章愈怒，遂诛荣，寇氏由是衰废。

待陛下圣耳垂听，神目明察，拯救能够济度的人，援助快要淹死的生命。不想陛下的积怒并不因为春夏二季的降临而平息，蓄恨也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松懈，而是派出使者，奔驰于驿站之间，贴出布告，远近传播，文辞苛刻，比霜雪更严厉。追逐我的人走遍天下道路，缉拿我的官吏，布满有车辆轨道的地方。就算是当初楚国悬赏捉拿伍员，汉王朝悬赏捉拿季布，也没有超过对我这样严厉的追捕。自从我受到处罚以来，朝廷有过三次大赦，又颁布过两次可以用金钱粟米赎罪的诏令，我所犯的是没有证据的罪，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赦免。可是，陛下却对我恨得更深，有关官吏追究我的罪过变本加厉。如果我停下来，就会被消灭，如果前进，就是逃亡的罪人。苟活就是无路可走的人，拼死就是含冤的鬼，苍天辽阔，却不能覆盖我；大地厚实，却不能使我立足。脚踏陆地，却有被埋没的忧患；远离岩石筑成的高墙，却有被高墙压倒的危险。假如我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完全应该身受死刑，陈尸原野，那么，陛下应当公开宣布我的罪状，来解除舆论的疑惑。我曾经想进入京都洛阳的大门，坐在宫廷门外的赤色肺石上，等待三公九卿公正评判我的罪过。但是，皇宫之门紧闭九重，每走一步都是陷阱，举足便触犯法网，挪步就遭陷害，我不能来到陛下面前，永远没有获得陛下相信的日子。真是可悲，我长久活下去，还有何意义！忠臣为了化解君王的愤怒而不惜杀身；孝子为了宁息双亲的怨恨而不惜殒命，因此虞舜不逃避刷抹仓房和穿井挖土的苦难，申生不逃避骊姬恶意的诽谤和陷害。我怎么敢忘记这个道理，不自杀以化解圣明陛下的忿怒？我请求用我个人来抵塞

罪责，希望陛下饶恕我兄弟的死罪，让我一家能留下后人，以显示陛下宽厚的恩惠。临死之前，向陛下陈诉苦情，面对奏章，泪尽泣血！”桓帝看到寇荣的奏章后，更加愤怒，于是诛杀寇荣。寇家从此衰败。

八年 春，正月，帝遣中常侍左悺之苦县祠老子。

勃海王悺，素行险僻，多僭傲不法。北军中候陈留史弼上封事曰：“臣闻帝王之于亲戚，爱虽隆必示之以威，体虽贵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兴，骨肉之恩遂矣。窃闻勃海王悺，外聚剽轻不逞之徒，内荒酒乐，出入无常，所与群居，皆家之弃子，朝之斥臣，必有羊胜、伍被之变。州司不敢弹纠，傅相不能匡辅，陛下隆于友于，不忍遏绝，恐遂滋蔓，为害弥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平处其法。法决罪定，乃下不忍之诏；臣下固执，然后少有所许。如是，则圣朝无伤亲之讥，勃海有享国之庆。不然，惧大狱将兴矣。”上不听。悺果谋为不道；有司请废之，诏贬为缯陶王，食一县。

丙申晦，日有食之。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

千秋万岁殿失火。

中常侍侯览（兄）〔弟〕

八年 春季，正月，桓帝派遣中常侍左悺前往苦县祭祀老子。

勃海王刘悺，行为向来邪恶，经常超越本分，骄横不法。北军中候陈留人史弼向桓帝上呈密封的奏章说：“我听说，帝王对于亲戚，即使爱得深厚，却一定要他们知道帝王的威严；身份纵然尊贵，但一定要他们遵守国家法令。唯有如此，才能让上下和睦相处，骨肉之间的恩惠得以成全。我听说勃海王刘悺在外集结一批强悍轻浮不得志的歹徒，在内荒废政务，酗酒作乐，出入无常。整天和他住在一起的人，全是被家庭抛弃的浪子，朝廷废黜的官吏，定然会发生羊胜、伍被那样的变乱。州刺史府无法弹劾纠察，王国傅、相不能匡正辅佐，陛下手足情深，不便加以阻止，恐怕会越来越滋长蔓延，为害更大。我请求把我的奏章向百官公布，公平地依法对他进行处理。等到判决定罪以后，陛下再颁布不忍惩罚的诏令，臣下坚持要对他进行处理，随后陛下再稍稍让步。这样，圣明朝廷就不会受到伤害亲戚的讥讽，勃海国就能够庆幸保全，否则，恐怕将会兴起大狱。”桓帝不听。刘悺果真图谋反叛朝廷，有关官吏请求将他废黜。桓帝下诏，将刘悺贬为缯陶王，只享有一个县的食邑。

丙申晦，发生日食。桓帝下诏，命三公、九卿、校尉向朝廷推荐“贤良方正”人才。

千秋万岁殿失火。

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担任益州刺史，

参为益州刺史，残暴贪婪，累臧亿计。太尉杨秉奏檻车徵参，参于道自杀，阅其车重三百餘两，皆金银锦帛。秉因奏曰：“臣案旧典，宦官本在给使省闕，司昏守夜；而今猥受过宠，执政操权，附会者因公褒举，违忤者求事中伤，居法王公，富拟国家，饮食极肴膳，仆妾盈纨素。中常侍侯览弟参，贪残元恶，自取祸灭。览顾知衅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为不宜复见亲近。昔懿公刑邴邲之父，夺閭职之妻，而使二人参乘，卒有竹中之难。览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请免官送归本郡。”书奏，尚书召对秉掾属，诘之曰：“设官分职，各有司存。三公统外，御史察内。今越奏近官，经典、汉制，何所依据？其开公具对！”秉使对曰：“《春秋传》曰：‘除君之恶，唯力是视。’邓通懈慢，申屠嘉召邓通诘责，文帝从而请之。汉世故事，三公之职，无所不统。”尚书不能诘，帝不得已，竟免览官。司隶校尉韩续因奏左悺罪恶，及其兄太仆南乡侯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悺、称皆自杀。续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诣廷尉。瑗诣欲谢，上还东武

残暴贪婪，赃款累计多达一亿。太尉杨秉进行弹劾，朝廷用囚车把侯参押解回京，侯参在途中自杀。查看他携带物资的三百余辆车，装的都是金银和锦帛。所以，杨秉又上书弹劾说：“我查考朝廷旧有的典章制度，宦官本来只限于在皇宫内听候差遣，负责早晚看守门户，现在却大多倍受过份的宠信，执掌朝廷大权。只要是依附宦官的人，宦官就趁着朝廷征用人才时推荐他们做官；只要是违背和冒犯宦官的人，宦官就随便找一个借口对他们进行中伤。宦官的居处模仿王公，他们拥有的财富可跟帝王相比，饮食极尽佳肴珍膳，奴仆侍妾都穿精致洁白的细绢。中常侍侯览的弟弟侯参，是贪赃残暴的首恶，自取灾祸和灭亡。侯览深知罪恶深重，必然会自感疑惧不安，我愚昧地认为，不应当把侯览再放在陛下左右。从前，齐懿公给邴邲的父亲加刑，又夺去閭职的妻子，却让他们二人陪同乘车，终于发生竹林中的大祸。所以，侯览应被急速斥退，投到豺狼虎豹群中。像这一类人，不可施行恩德宽恕罪行，请免除官职，送回本郡。”奏章呈上以后，尚书召来杨秉的属吏，责问说：“朝廷设立官职，各有各的职责范围。三公对外管理政务，御史对内监察官吏。现在，三公超越职责范围，弹劾皇宫内的宦官，不管是经书典籍，还是汉朝制度，有何根据？请公开作具体答复。”杨秉派遣的属吏回答说：“《春秋左传》上说：‘为君王排奸去恶，要使出全身的力量。’邓通懈怠轻慢，申屠嘉召邓通进行责问，汉文帝为邓通说情。汉朝的传统制度是，三公的职责，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过问。”尚书无法反驳。桓帝迫不得已，最终将侯览免职。司隶校尉韩续乘机弹劾左悺的罪恶，还有左悺

侯印绶，诏贬为都乡侯。超及璜、衡袭封者，并降为乡侯，子弟分封者，悉夺爵土。刘普等贬为关内侯，尹勋等亦皆夺爵。

帝多内宠，宫女至五六千人，及驱役从使复兼倍于此，而邓后侍尊骄忌，与帝所幸郭贵人更相谗诉。癸亥，废皇后邓氏，送暴室，以忧死。河南尹邓万世、虎贲中郎将邓会皆下狱诛。

护羌校尉段熲击罕姐羌，破之。

三月，辛巳，赦天下。

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北海郡，臧污狼籍；郡舍溷轩有奇巧，亦载之以归。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群行赂宦官，膺竟反坐。单超弟迁为山阳太守，以罪系狱，廷尉冯緄考致其死；中官相党，共飞章诬緄以罪。中常侍苏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业，州郡不敢诘，大司农刘祐移书所在，依科品没入之；帝大怒，与膺、緄俱输作左校。

的哥哥、南乡侯左称向州郡官府请托，搜刮财货，作奸犯科，宾客放纵，侵犯官吏和百姓的罪过。左馆、左称都自杀了。韩续又弹劾中常侍具瑗的哥哥、沛国相具恭贪赃枉法。桓帝下令把具恭征召回京都洛阳，送到廷尉狱治罪。因此，具瑗也主动去廷尉狱认罪，并向上交东武侯印信。桓帝下诏把具瑗贬封为都乡侯。单超及徐璜、唐衡的封爵继承人都被贬为乡侯，子弟得到分封的，全都取消封爵和食邑。刘普等被贬为关内侯，尹勋等也都被取消封爵。

桓帝拥有许多后妃，宫女达到五六千人，其他供驱使的仆役，还是这个数目的两倍。邓皇后仗恃她的尊贵地位，骄傲忌妒，与桓帝宠幸的郭贵人相互诬陷和控告。二月癸亥，邓皇后被废，送往暴室监禁。邓皇后忧愤至死。河南尹邓万世、虎贲中郎将邓会，都被逮捕下狱诛杀。

护羌校尉段熲率军进击罕姐羌人部落，将其击破。

三月辛巳，大赦天下。

宛陵县的大族羊元群，在北海郡太守任上被罢免。他贪脏枉法，声名狼藉，郡府中厕所里装有精巧的设备，全被他载运回家。河南尹李膺向朝廷上表，请求审查和验问羊元群的罪行。羊元群向宦官们行贿，李膺竟然被宦官们指控为诬告，遭受“反坐”之罪。单超的弟弟单迁担任山阳郡太守，由于犯法被囚禁在监狱，廷尉冯緄把他拷打致死。于是宦官们相互结党，一同起草匿名信，诬告冯緄有罪。中常侍苏康、管霸以贱价强买天下良田美业，州郡官府不敢责问，大司农刘祐向当地发送公文，按照法令，予以没收。桓帝非常震怒，下令把刘祐和李膺、冯緄，

夏，四月，甲寅，安陵园寝火。

丁巳，诏坏郡国诸淫祀，特留雒阳王涣、密县卓茂二祠。

五月，丙戌，太尉杨秉薨。秉为人，清白寡欲，尝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

秉既没，所举贤良广陵刘瑜乃至京师上书言：“中官不当比肩裂土，竞立胤嗣，继体传爵。又，嬖女充积，冗食空宫，伤生费国。又，第舍增多，穷极奇巧，掘山攻石，促以严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奸情赂略，皆为吏饵。民愁郁结，起入贼党，官辄兴兵诛讨其罪。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习之家，私幸宦者之舍，宾客市买，熏灼道路，因此暴纵，无所不容。惟陛下开广谏道，博观前古，远佞邪之人，放郑、卫之声，则政致和平，德感祥风矣。”诏特召瑜问灾咎之徵。执政者欲令瑜依违其辞，乃更策以它事，瑜复悉心对八千餘言，有切于前，拜为议郎。

都一道送往左校营，罚服苦役。

夏季，四月甲寅，西汉惠帝陵园安陵寝殿失火。

丁巳，桓帝下诏，命各郡各封国拆除滥设的祠庙，仅准许保留京都洛阳王涣和密县卓茂这两处祠庙。

五月丙戌，太尉杨秉去世。杨秉为人清白，欲望很少，曾经自称“我有三不惑：美酒、女色、钱财。”

杨秉去世后，他所推荐的贤良、广陵人刘瑜前往京都洛阳上书说：“宦官不应该都裂土分封，争相选立养子，继承他们的爵位。而美女充斥，无事坐食空宫，不仅伤害民生，还耗费国家财富。还有，宅第巨舍不断增多，式样极其奇异精巧，用严刑峻法催逼人民营造。州郡官府，各审各的官司，为非作恶的人利用贿赂买通官吏，逍遥法外。人民愁苦忧闷，有冤无处伸诉，被迫加入了盗贼之党，官府就征用军队，讨伐他们的罪行。贫困的人民，有的甚至出卖自己的人头，去向官府领取悬赏，父亲和兄长相互替代杀身，妻子和儿女眼看着亲人死去。陛下又喜欢微服出行到左右亲近的人家里，私自到宦官的住宅，让他们的宾客到处兜售这些消息，把整个道路弄得乌烟瘴气，他们为此凶暴骄纵，无所不用其极。恳请陛下广开言路，听取臣下的规劝和进谏，多多观察上古的经验和教训，疏远奸佞邪恶的人，不听靡靡之音，那么政治达到和平，恩德普降天下，吉祥的和风自然来临。”桓帝下诏，特召刘瑜，向他询问灾异的迹象和预兆。掌握朝政大权的官员想请刘瑜在回答时含糊其辞，为此改问别的事情。刘瑜再次尽心回奏，共八千余言，言辞比以

荆州兵朱盖等叛，与桂阳贼胡兰等复攻桂阳，太守任胤弃城走，贼众遂至数万。转攻零陵，太守下邳陈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湿，编木为城，郡中惶恐。掾史白球遣家避难，球怒曰：“太守分国虎符，受任一邦，岂顾妻孥而沮国威乎！复言者斩！”乃弦大木为弓，羽矛为矢，引机发之，多所杀伤。贼激流灌城，球辄于内因地势，反决水淹贼，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时度尚徵还京师，诏以尚为中郎将，率步骑二万余人救球，发诸郡兵并势讨击，大破之，斩兰等首三千餘级，复以尚为荆州刺史。苍梧太守张叙为贼所执，及任胤皆徵弃市。胡兰餘党南走苍梧，交趾刺史张磐击破之，贼复还入荆州界。度尚惧为己负，乃伪上言苍梧贼入荆州界，于是徵磐下廷尉。辞状未正，会赦见原，磐不肯出狱，方更牢持械节，狱吏谓磐曰：“天恩旷然，而君不出，何乎？”磐曰：“磐备位方伯，为尚所枉，受罪牢狱。夫事有虚实，法有是非，磐实不辜，赦无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侮辱之耻，生为恶吏，死为敝鬼。乞传尚诣廷尉，面对曲直，足明真伪。尚不徵者，磐

前的上书更为激烈。桓帝任命他为议郎。

荆州士兵朱盖等反叛，和桂阳郡贼帅胡兰等，再次攻打桂阳城。太守任胤弃城逃跑，盗贼的人数于是多达数万。进而攻打零陵郡，零陵郡太守下邳人陈球坚决进行守御和抵抗。由于零陵地势低洼，非常潮湿，城墙是用木头编筑而成的，因此城中的人们恐慌不安。太守府的属吏建议陈球把家属送走避难，陈球大怒说：“我身为太守，执掌国家的兵符，掌管一郡的安全，怎么可以为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而败坏国家的声威呢？倘若再说这种话的人，处斩！”于是，用大木制造弓弦，在矛上粘上羽毛当箭，用机械发射，杀伤不少的盗贼。盗贼又堵塞河流，引水灌城，陈球在城内，马上顺着地势，反过来决水去淹盗贼，抵抗了十余天，盗贼无法攻破。此时，正遇上度尚被调回京都洛阳，桓帝下诏，任命他为中郎将，并率领步兵和骑兵共二万余人，南下援助陈球。度尚征发各郡的地方军队，联合进行讨伐，大破朱盖、胡兰等叛军，斩杀胡兰等三千余人。朝廷再次任命度尚为荆州刺史。苍梧郡太守张叙曾被盗贼军队俘虏，他和桂阳郡太守任胤都被召回京都洛阳，在街市斩首示众。胡兰的残余部众南逃到苍梧郡，交趾刺史张磐把他们击破，盗贼又重新返回荆州境内。荆州刺史度尚害怕成为自己的过失，因此上书谎称苍梧郡盗贼进入荆州境界。于是朝廷将张磐征召回京都洛阳，囚入廷尉狱。供辞和罪状还没确定，正遇上大赦而被免罪，然而张磐不肯出狱，而是把所带刑具的接合处加固。狱吏对张磐说：“皇恩浩荡，而你不肯出狱，能这样做吗？”张磐回答说：“我身为一州的地方长官，被度尚诬陷，投入监狱，备受苦刑。事情应该分清虚